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二

起永明二年
盡永明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重永明二年

魏郡嚴宏
太和八年

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爲尙書右

僕射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

有清尚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關西邸多聚古人器服

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

祭酒謝朓

記室參軍掌書記法曹參軍掌刑法此皆子良府屬也
時王儉爲衛軍將軍辟朓爲東閣祭酒自晉以來公

府屬長史之下
有東西閣祭酒鎮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

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太學博士王僧

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
革南徐州所舉秀才也尚書殿中郎范

縹
魏晉以來尚書諸曹殿中郎爲諸曹之首會稽孔休源亦預焉琛惠開之從子惲元

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衍順之之子朓述之孫約璞之子俗孺雅

之會係縹雲之從兄也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

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眾僧賦食行水
賦分界也世頗以爲失宰相體

范縹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縹曰人生

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

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

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縹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

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譴譁難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竇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

言

蕭衍事

王寅以柳世隆爲尙書左僕射丹楊尹李安民爲右

僕射王儉領丹楊尹夏四月甲寅魏主宏即方山戊午還平城

庚申引鴻池

鴻池卽旋鴻池也水經注涼城郡能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又太祖天興二年穿鴻

勝池于

平城

丁卯還平城五月魏主宏詔振賜河南七州戍兵甲

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

璉茹法亮封望蔡男

茹璉他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卜梁氏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

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來自曰望蔡縣本漢津成縣靈帝分置上蔡縣晉武帝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爲望蔡今爲高安縣瑞州

治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

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夫來四方餉遺歲數百

萬法亮嘗于眾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游百萬蓋約

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兒異禍

由四戶上手詔酬荅而不能改也 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

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

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

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

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
爲更始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 乙
未魏主宏如武州山石窟寺 八月甲辰魏主宏下詔曰朕邇者
班制俸祿改更刑書竄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請求諫
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
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繁
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變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
爲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賊二十四罪死至是義賊一匹
枉法無多少皆死 枉法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賊人
私情相饒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賊 仍分命
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宏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
魏顯祖高祖 皆李氏出也 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賊敗魏主命鎖赴平

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賂殆絕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獻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馮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鬪

謂敵人兵力加倍則鎮人不敢鬪也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

秦漢故事于六鎮之北築長城

魏世則城皆列置障人于漠南東至瀟源西至五原陰山竟三千

里分爲六鎮今武川懷柔懷朔懷遠懷柔元熙表也下云六鎮東西

不滿千里則當自代郡北塞而東至濡源耳杜佑曰後漢六鎮並在馬邑塞中

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置兵扞守狄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愁艾豆發近州武勇四萬人

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遷忠

勇有智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

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

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

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

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

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

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警勢可以永遠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遊行也 行運 魏禮以實塞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

詔荅之 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為中書監初太

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第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

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

刀左右四十人捉刀執刀以衛左右者也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

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禁司主防禁諸王帝聞之大怒將糾以

法豫章王疑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

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侈於魏文減於漢明武陵王暕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悅高麗王璉遣使入貢

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強魏遣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

水經注南安蠻有濠水即大度水東入于江安宇記大度河自吐蕃界

東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責

其租賂夷人以賄賂非曰賂獠帥曰兩眼刺史尙不敢調我況一眼乎

舊誌杜能

宅之職飛矢貫髮達目事見一百三十三卷宋高祖王元徽二年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

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

將爲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爲督益甯諸軍事益州刺

史補建元二年鑑封徵顯達爲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

史廣陵王後改封始興

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鎗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啟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新城今道州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晏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威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晏哲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不重華飾器服遺素有高士夙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于虞悰悰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州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雖且在德不在門卽令閉之戎狄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泣占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

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蓋曰皇太子昔在雍有
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遺都吾意常不同乃置
功過何仁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由是蜀人悅之 乙未魏

復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考異曰齊記十二月庚申聘使李道固至今冬後魏遣使

是歲

詔增豫章王疑封邑爲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

帶帽見人主

宋齊之制高麗帽下帶蓋

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

太極殿前殿也有制

自後此制遂絕上于疑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疑固辭
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于衣服器用制度
勳皆陳啟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疑常處盛滿求解揚州
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疑長七尺八
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餘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十二月魏主宏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問所疾

苦器倉賑恤 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

討之

五永明三年

魏拓跋宏
大和九年

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

孫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

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毼

毼以孔雀
毛爲飾也

上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開

道自湘州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起于三季

三代之
季也

既非

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陋者以大辟

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直曰街曲曰巷委
即曲也鄭元曰委

莽猶符墨委
曲所爲也

魏馮太后作皇誥十八篇癸未大魏魏于太華

殿班皇誥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

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
上祀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爲咸陽王幹爲河南王羽爲
廣陵王雍爲潁川王魏爲始平王詳爲北海王蓋太后令曰自非
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關矣可於開
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匡成之魏主宏
又以諸弟典三都因誡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重任三都
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操刀之責
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總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
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宏如方山甲寅還平城 初宋太
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旣立五月乙未省
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

充之

分經史子集爲甲乙丙丁四部又據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

轉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爲馬道文史陰陽五

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

四部書者其儒者文史之書與

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
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尙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
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尙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
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
入坐丞郎無能異者入坐丞郎自入坐至左右丞諸曹郎也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
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雷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
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卷冠武也鄭注禮記云武冠卷也○卷音圓劍衛令史儀容甚盛
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
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儉嘗
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

吳郡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悉其物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儉曰僕少來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於僕儉乃更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徐徐談其所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吳與邱靈鞠亦自恃其才每輕儉嘗在沈淵坐論文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儉聞之不悅遷靈鞠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當掘顰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榮忽引諸僮輩渡江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爲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邱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辛亥魏主密如方山丁巳還平城 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兒子

彌承爲宕昌王

考異曰齊書景歲八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榮彌頡爲河梁二州刺史六年五月甲午以彌承爲河涼

二州刺史

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奔仇池仇池鎮將

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但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承爲

眾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鶴

龍鶴蓋卽龍淵也在甘松界字

文氏於此置龍淵防隋爲扶州嘉誠縣出爲松州杜佑曰龍淵城吐谷渾南界也去咸都千餘里其武帝天和中初其王率眾降以爲

扶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亮崇之曾孫也

穆崇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

戊子魏主宏如魚池

魏太宗永興五年穿魚池于平城北苑

登青原岡甲午還平

城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平城 魏初民多陰

附 陰附者自附于家

陰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于公賦給

事中幸安世上言并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割之以限蓋欲

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

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此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于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今雖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或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問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今雖桑井難復謂古者井田之制五畝之宅樹塢下以桑也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使分藝有準術音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田之盈則無私之滯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然後詐妄之民絕望于覬覦守分之士永免于凌

奪去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

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

十畝

杜佑通典注曰不
我樹者謂之露田

奴婢依良丁

良丁謂良
人成丁者

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

舊唐書禮凡造
罷課制其地域

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計云不易之地歲歲可種是爲上田一易之

地再歲一種是爲中田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是爲下田未

嘗有三易之田也此云三易或者又有四歲一種者邪以代耕

作及遺愛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

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

爲世業身終不還恆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

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

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姦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魏員外

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以待中淮南王佗爲司徒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眾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少好學居父喪以孝聞焉太后嘗引見顧謂李冲曰此兒風神吐 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氏羌反謂以澄爲都督染益荆三州 諸軍事柔州刺史澄至州討叛柔服氏羌酋平 初太祖命黃門 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土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吏限人一日得 數巧旣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啟上籍被卻者 悉充遺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眾作亂攻 陷富陽三吳卻籍者奔之眾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 盜詣有寵于上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 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嘗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

那 是歲柔然部眞可汗卒子豆崙立號伏西敦可汗

魏收曰伏西敦魏書

也徵正伏古敦通鑑作伏名敦按魏書北史俱作伏古敦今從之 改元太平 特進王僧虔卒僧

虔弱冠宏厚好文史解音律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

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孝武欲擢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

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嘗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

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妻辛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

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昇明中爲尚書令

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

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送是故去之宜疾當

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僧虔嘗有書誠子曰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

推排人閒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

若自無調成誰復知汝事者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
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所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
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
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性情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邪各在爾身豈復關吾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常知子弟毀譽
事

兩永明四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年

春正月癸亥朔魏王宏朝會始服袞冕

壬午柔然寇魏邊

竟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時上新親政水

旱不時子良密啟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汗澤農政告

詳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禴氣臣每一念

此寢不安席往歲郡國大旱先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尙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尙無從出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宜皆原除明詔深矜獄圍而有司嚴爲科網負罪離愆充積牛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炎旱爲災或由於此皇圖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魏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亡哉 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

據水經注浦陽江即今曹

城江也水發剡溪皆西流至曹娥鎮始折而東流人海

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

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眾烏合畏騎兵一

戰而潰擒斬馘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

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

冶建康有東西二冶今冶城其地亦曰東冶亭天福下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

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徧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

者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立皇子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

公 氏王楊後起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

武都王集始文憲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

爲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爲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籍田

二月丙辰大風吳興尤甚樹葉皆赤 己未立皇弟錄爲晉熙

王鉉爲河東王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

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魏時省在禁中故謂之內祕書令亦謂之中祕立準

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
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
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
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
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
令鄭毅等皆以爲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
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
爲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調時所謂民徒
知立長校戶之勸米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
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品差
調爲日已久九品上中下各分爲三品事見一一旦改法恐成擾

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

一 旦改法恐成擾

亂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僇倖之人可
止何爲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蒙愷
者尤不願旣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三月丙申柔然遣

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否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

至西漠

西漠者大漠之西偏也

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

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

入虜庭魏主恁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

者以有未賁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

禮其使者而歸之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

法服御輦祀南郊

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法服袞冕以見郊廟之服

癸酉魏主恁

如靈泉池

魏於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渾水爲靈泉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

戊寅還平城 湘

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尙書左僕射柳世隆爲
湘州刺史討平之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
分取見布一分取錢來年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準
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竟陵王子良啟曰三吳奧區百度所資
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培克闕桑品屋以準貲課
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又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準介
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差徭又泉鑄
歲遠類多煎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存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
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種草相繼遂使斯民草衣藜食徧處
流亡扶漕聚洛靡有生向俱棄人靈獨絕溫飽又獄訟惟平盡一
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魯亦合從刑若罰典惟加賤

下辟書必錫世族懼非先王立治之本也 六月辛酉魏主宏如

方山 考異曰魏帝紀是日辛方山七月戊戌 又云辛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 己卯魏馮太后賜

皇子恂名大赦 秋七月戊戌魏主宏如方山 八月乙亥魏給

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組綬者組纒以成綬鄭元曰綬所以贊佩王世承受

者也漢制印綬先合單紉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彩清雋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月魏主宏依古禮配始祖於

南郊 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 以所領民戶之多少爲給俸之差也 十二

月柔然寇魏邊 乙酉魏汝南潁川大饑勾民田租開倉振恤

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 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生今改曰國子學從晉制也 分置州

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河南二十五州青南青兗齊濟光豫洛徐

東徐雍秦南秦梁益荆涼河沙時又置華夏岐莊郢凡二十五河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齊不安時又置瀛汾凡十三州

子顯曰陳郡秦沙涇華岐河西華南華洛荆鄂北華東荆南豫西
兗東兗南徐東徐青齊濟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懷東雍肆定
瀛朔并冀兩平司
等十三州在河北

肅永明五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

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疑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川

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竝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啟

記室范雲為郡士口聞其常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

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

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便弱汝何宜出守太子嘗出東

田觀穫

時太子作東田于東宮之東綿互華遠壯麗極
月又齊紀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川

顧謂眾賓

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曰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三時

謂春耕夏
耘秋穫也

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復既與敬

則同拜三司及退朝時徐孝嗣俛儉于崇禮門嘲之曰今日可謂
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
南沙一縣吏耳僥倖得細銚左右已覺過分更際會風雲遂與王
衛軍同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焉人之云然固其宜耳敬則名位
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挾筴徬略不衿裙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
周悉人以此多之上嘗宴集令羣臣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
奴度內上問曰此言何謂也敬則對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
令史耳那得今日上爲之大笑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
州莅郡每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 荒人桓天生自稱
桓元宗族 舊考據魏書桓誼字天生桓元之子也爲大陽縣曾此
云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通鑑雖據陳顯遠傳書之疑
是 一 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

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
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
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二月甲子魏肆州之雁門及代
郡民飢詔開倉振恤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卒允字伯恭
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
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歲推財與二弟而爲
沙門名法淨未久而龍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
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成遺得喪之致
及登仕路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三省尚書省中書省禮書省也五十餘年未嘗有
譴馮太后及魏主宏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恕簡
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轡吟覽晝夜不去手詢人以善恂恂不

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

事見一百三十二卷

宋明帝泰始五年

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

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聞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
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
如常魏主遣醫李脩往脈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
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
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于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
允喜形于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數日
而卒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
吾壽應享百年及卒年果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贈襚甚厚

布帛日賜衣被

日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此

陽漢沘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沘水所出魏太和中置東荊州于

北陽故城宋白曰今南州北陽縣卽州故城九域志沘陽縣今

唐州東北七十陳頌達遣戴僧靜等與戰于深橋戴僧靜傳深橋

五里○沘音比距沘陽四十里

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邱

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邱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

陰舞陰戍主殷公愍擊破之殺其副將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

月丁未以陳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 夏五月壬辰

魏主宏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平王渾卒渾善弓馬射鳥輒歷飛

而殺之世祖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

軍事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覩

甲午魏主宏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

無所與七廟子孫自大祖以下魏南部尙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眾與

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

考異曰齊書魏成傳云偽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

又攻舞陰魏書帝紀云詔南郡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公張伏于南討舞陰張公孫遠傳遠字文慶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修討燕賊

舞陰成蓋伏于亦僅守也

天生還京荒中遠表之孫也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

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

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則當有九年之蓄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

逮于中代

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

漢令民入粟拜爵又有孝

半力田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

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祗服

祗服美衣也

工商

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

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麗服溢于路飢

塞之本實在于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

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贖往年校比戶貫

毛晃日貫

鄉籍也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于民爲

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

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

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

就食

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關于要路以讓飢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

至三長贍養之柔然伏否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墮石洛候數

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否敦怒族誅之由是部眾離心八月

柔然寇魏邊魏以尙書陸叙爲都督擊柔然大破之敬龐之子也

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否敦之侵魏也阿

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

北前部漢車師
前王地也

自立爲王

考異曰魏書烏車傳云在大和十一年
年塔羅傳在十六年今從高車傳

國

人號曰倭婁匄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倭倍夏言太子也二人

甚親隸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古敦追擊之屢爲

阿伏至羅所敗乃引眾東徙 冬十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

作

起部寧百工之事
書曰百工起哉

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十二月丁未又詔罷尙

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

四民士農工商也

是時魏久無事

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

刀錐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繪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

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戢內饑寡孤獨貧癯皆有差

魏祕書令高祐承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爲紀傳表志魏主宏

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脩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

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

宋均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七年卓茂爲密令教化大行漢平帝時天下

大蝗獨不入密縣界

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

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聞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也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爲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是歲魏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

戊永明六年

魏拓跋宏太

春正月乙未魏主宏下詔曰鎮戍流徙

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者聽解名還本犯
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

疑疑後有子表留爲世子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
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

亥立子響爲巴東王 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

清中清
水中也

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眾拒戰於門中僅能卻

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壘外淮陰軍主王僧虔等引兵救之魏
人乃退 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遊擊將軍下邳

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踰伏

踰與
踏同

遇天生遊軍

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

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

斬二千餘人天生襄平氏城走

平氏漢縣屬南陽郡晉宋屬襄陽郡縣西南有桐柏山淮源所出也

五代志淮安郡平氏縣屬道漢廣郡我朝開寶五年省平氏縣爲鎮入唐州神陽縣

陳顯達侵魏甲寅魏

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恚如

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亥還平城

魏築城於醴陽

醴陽蓋在醴水之北水經

注醴水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運平氏縣東北又西流注于泚水

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

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顯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其堅

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

擊顯達還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爲河涼二州刺史

秋

七月己丑魏主恚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平城 八月乙卯

詔吳興義興水潦被水之鄉賜痼疾篤癘口二斛老疾一斛小口

五斗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

蘇子堅曰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中乃徙治白下沈約

曰晉亂琅邪廢入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武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

癸卯魏淮南靖王佺卒魏主宏方享宗廟

始薦聞之爲廢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

時令

漢儀太史每歲土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尙書令以下就

席位尙書三公耶以令置案上奏以入洗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閏月辛酉以尙書僕射王奐爲

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宏如靈泉池癸酉還平城 干一月丙戌

土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魏二雍豫三州民飢詔開

倉賑恤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尙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千

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

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二千五百如臣

所見日可增倍

西陵在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以西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牛埭即今西

興用牛挽船因曰牛埭

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并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

埭

浦陽江南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堰是也柳浦堰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

乞爲

官領拙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前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

補註言西

陵戍主事非檢稅之官然權於屯戍之前兼屬稅事亦無妨屯戍之事也

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

下會稽曾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儻

以取稅也

取正逼儻通鑑誤作逼賦今考南齊書及南史皆是儻字故爲改正

乃以風濤迅險人力

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而後之監領者不

違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過佗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

價或力周猶實凡如此類竝蒙停廢從來誼訴始得暫弭案吳興

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冬從豐良由飢棘蘇急也或徵貨買粒還拯

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餽口墾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尙未

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賑左傳楚大饑振原同食杜預注日振

也而元譴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倍

匱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茲皆舊格猶闕感恐元譴今敢

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買怨元譴稟

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上或正任以物上猶言使居以上遂能誤作任以物上今從爾齊書改正

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

臣甯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徵斂民所害乃大也羣斯任者應

節廉平廉則不竊于公平則無害於民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于

公宜于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

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憲之性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發盜摘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者得醉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及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于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憲之雖累經郡宰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 魏主宏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

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之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成皇
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尙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
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尙書李訢免冠謝此
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
常平倉以救匱乏

見二十七卷漢
宜帝五鳳四年

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

營生因而後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
不愈于輿督老弱餽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
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穀積之于倉儉則加私之二
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
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宜于河表
七州人中擇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

河表七州
秦雍并州

陝西涼也以下文徵江漢歸有道之情證之則七州當謂荆克豫
洛青徐齊也河表直謂大河之外門才者因其世家敘其才用中
州謂代魏東至海南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
距大河諸州比例也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
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恆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
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宴樂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
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孫素
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
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皆之如此足以教厲凡薄使人知所心矣
又朝臣遭親喪者做滿赴職時魏不聽朝臣
終喪給假而已衣錦乘軒從郊廟之
祀鳴玉垂綬同慶賜之燕接音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
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

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重旅

之警壘續從役

春秋時晉侯公居文公之喪壘續從役以雖愆於禮

事所立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

窮 魏遣兵擊百濟爲百濟所敗

〔記〕永明七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三年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遷

祀南郊始備大駕

儀錄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蹕乘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祀天郊甘泉乃備之謂

之作泉鹵薄東都唯大行備大駕晉中朝大駕鹵薄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儀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據中道河橋據在左助曹史在右拉駕一次河南尹駕馴鼓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司勢部河南從事中道鄒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拉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拉駕一次廷尉卿駕馴戰吏六人次廷尉生簿主記拉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馴中道

鼓吏六人大外隊部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鼓駕一次光祿引
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鼓駕一次太尉外督
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城倉戶等曹鼓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驛中
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鼓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
駕驛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驛中道三公騎令史各八人鼓吹各
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驛南簿左右各三行鼓備在外弓矢
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鼓駕一各
鹵簿左右二行鼓備在外刀盾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羽林校
尉在左錫車校尉在右鼓駕一鹵簿各左右二行次驍騎將軍在
左游擊將軍在右鼓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鼓備刀楯鼓吹
鼓步兵長水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中醫二人分領
左右各有鼓吏二人鼙幢羯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
右鼓駕一鹵簿左右引鼓備刀楯鼓吹亦如之次黃門廢驛中道
次黃門前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驛八校尉佐仗左右各
四行外大鼓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皆熊渠侯飛督領之次司
南車駕驛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驛中道次御
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游軍中道武剛車
夾左右鼓駕驛次雲罕車駕驛中道次關戟車駕驛中道長戟邪
帳向後次皮軒車駕驛中道次駕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鼓駕
驛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鼓駕又
有護駕尚書一人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
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鼓楯二行次九尺

第次刀盾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騎次典兵中隊中道
督攝前後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
畢次御史中道左右前部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
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櫛一行在穹內又
殿中司馬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提鼓中道次金
根車駕六馬中道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
行司馬史九人執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櫛
一行迹禽一行樵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櫛殿中司馬殿中
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連建青旂十二左將都尉
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擊鼓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
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
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應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
書監騎左勅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
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夫輦中道夫輦當作大輦太官令
丞左太醫令丞右次金根車駕不建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
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
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驅連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暨旗安車
邪拖之次踰豬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限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
熊渠督左飲飛督右次御輦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青車
次御黃車並駕牛中道次尙書令在左尙書僕射在右又尙書郎
六人分次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
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

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三十人次鼓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隊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騎鼓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郎並騎吏四人騎下四人執馬鞭驛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八人衣次頭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旂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護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執角令鼓鈴下信幡軍校並備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職屬履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執一人並騎在前導職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肆袍將一人騎執各一人在前旂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旂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裨將一人騎校執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魏之大駕蓋參取漢晉之制而官名鹵簿則微有不同者

王戎臨川獻王映暎字宣光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

止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出鎮荊州時嘗
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
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人以此稱之 初上爲鎮西長史
主簿王晏以傾詔爲上所親自是常在上府上爲太子晏爲中庶
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晏稱疾自疏及卽位爲丹陽尹意任如舊
朝夕進見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
出爲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爲吏部尙書 三月甲寅立皇
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
夏四月丁丑魏主宏詔曰升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馬騰踐
多有傷毀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
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平城 魏州鎮十五大饑詔所在開

倉賑恤 上優禮尙書令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尙書

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尙書下省月聽十日
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五月乙巳儉卒儉字仲

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

土流涕嗚咽幼有神采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

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

之附錄第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德不足慕惟仁爲祀黷隱心而後動誘業實可傷廉使名過

實守愚聖所戒在涅貴不濫浚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

愷行行邪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詳行之苟有

恆久久 自芬芳 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廷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
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及高祖受禪儉果爲佐命元勳封南昌縣
公歷相兩朝聲望爲一代之冠性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

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初王宴旣領選權行臺閣與

儉頗不平及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

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徐湛之

死也

湛之死見一百三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其孫孝嗣在孕得免八歲襲爵枝江

縣公尙宋康樂公主及上卽位孝嗣爲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

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

謂周公既定洛陽明也

儉卒孝嗣時爲

吳興太守改爲五兵尙書

庚戌魏主丕祭方澤

上欲用領軍

王奐爲尙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勳望恐

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尙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尙書令王奐爲左僕

射西昌侯鸞爲右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鎮將

汝陰王天賜

新置懷朔郡於漢五原郡界是後大領叛改爲朔州而不能有舊鎮之地杜佑曰魏郡平城於馬邑郡北

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朔州

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王植皆坐賊

當死馮太后及魏主宏臨皇信堂

水經注曰太極殿前對承賢門南即皇信堂也魏書帝紀太

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六年以安昌殿爲內殿皇信堂爲中殿

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爲

當存親以毀令耶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

子二王於高祖

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

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二王於文成帝爲兄弟

且南安王事母孝

讒聞于中外竝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閭楨貪暴遺

中散大夫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賂爲之隱事覺文祖亦

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

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

春秋公羊傳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孫云無去是

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卿等自審不勝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若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卿等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契蓋以宰官帶中人散大夫也小人

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還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 秋七月丙寅魏主宏如靈泉池 魏

立孔子廟於平城 魏主宏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尙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曠

今復遣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北鎮六鎮也一日廣朔鎮

直平 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

城北 王苟頽卒 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尙書令尉元爲

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啟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太子詹事張緒領

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用吳興閩人，豈爲州議，曹緒不許，晃使書

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自魏晉而來，中正率用本州人。

望色緒爲人清簡，寡欲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閒言一

生不解作諾。宋明帝每見之，輒歎其清淡。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

所未有，北土中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每朝見

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納風流，聽者

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峻爲益

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帝以植

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尙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
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其事答云十餘歲
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緒
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
辦粢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
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侍中江敳爲都官尙
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
縣武吏邂逅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
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敳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
之僧眞承旨詣敳登榻坐定敳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
氣而退以告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敳湛之孫也少有美

譽嘗爲丹楊丞時袁粲爲尹見敦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敦與
宴賞盡連日夜淪牖之弟也 柔然別帥叱呂勤帥眾降魏 前
侍中褚贛卒贛字蔚先少耿介旣居墓下人事盡絕及王儉卒乃
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
子霽敞以歸疾小閒知非故處不可復飲食內外閑悉釘塞之不
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淪聞其弊往候之排闥不可開以杵
搥破進見謂贛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
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贛曰吾少無人閒心豈身名之可慕
但願啟手歸全必在齷隴兒輩不才未達予趣徙戶徙殯失吾素
心更以此爲恨耳 丹徒令吳興沈嶢之在縣清廉一無所取然
性疏直不事朝貴遂浸潤曰至上遣使鎖繫尙方嶢之對使者曰

吾得一見天子足矣上乃召問曰復欲何陳贖之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問其故對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贖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與日至上察其無罪遂令復任既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既而廉節愈勵上乃優擢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三

起永明八年
盡永明十年

世祖武皇帝中

魏永明八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四年

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乙丑魏主宏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池壬申還平城地豆干

類寇魏邊

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草之西千餘里

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

王頤擊走之頤新成之子也

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考異曰陽平王頤帝紀作熙又

作續今從本傳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郎產等來聘是月長山

縣王惠獲六目蠃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 五月己酉庫莫奚

寇魏邊

防書庫莫奚東部胡之極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窟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寇抄養軍編爲奚

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 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

狀如金色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爲雍州刺史緬

鸞之弟也緬畱心獄訟下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

喻之退皆無恨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

緬嘗行部登莫山有野老來乞緬問何不事田產而行乞邪對曰

前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緬嗟歎

者久之張使君者左民尙書瓊也永明四年嘗臨雍州有惠政故

野老云然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宏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

癸亥詔司雍二州比歲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

租悉原汝南一郡復限更申五年 八月丙寅朔魏主宏還平城

詔京師霖雨過度遣中書舍人及二縣官長賑恤 河南王度

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邱
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
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荆

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直閣將軍董蠻粗有
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
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繙藉乃改名
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命自私庭
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乃令隨之荊州子響又
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

帶仗左右使之帶器仗而衛左右因名

至鎮數於

內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高

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啟上敕精檢

言精加檢校也

子響聞臺

使至不見收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愈典籤吳脩之魏景淵等

詰之寅等祕而不言修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寒景淵曰應

先檢校

修之言方硬答寒欲爲子響道地也景淵言應先檢校欲依收行之也

子響大怒執寅等於

後堂殺之以啟無江愈名欲釋之而不及上聞之大怒

改正通鑑原文云上

欲赦江愈聞皆已死怒是上所惜者惟愈而以寅等爲宜殺矣若寅等果宜殺則子響之討爲無名且所爲欲赦云者在將殺未殺時言之也寅等之死子響既已啟則愈之見殺已是往事何故至是時方欲赦之向音讀至此輒有疑于心及檢南齊書乃是子響欲釋之耳不愧崔疑頓釋遂從而改正之

壬辰以隨王子隆爲荊州刺史上欲遣淮

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僧靜面啟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

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

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乃遣衛尉

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齎仗數百人詣江陵

檢捕羣小

齎仗天子齎
內精使手也

救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爾

平內史張欣泰爲諧之副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旣無名負

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

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欣泰與世之子也諧

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

燕尾洲在江津成西江水至此北合蠡溪水

子響白服登城

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羸疏今便單舸

還關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略劬荅曰誰將汝反丈人共

語子響唯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

亮法亮疑畏不敢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

錄收也

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賊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賊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去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艇沿流赴建康舫艇小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

縊殺之

考異曰齊書曰子響部下思懼各逃散子響乃自縊臨服出降詔賜死蓋子響爲順之諱耳今從前史

死啟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救遣諧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自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怖懼遂至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希還也宅謂建康諸王宅也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

殺子之讎臣覓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
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易姓峭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久
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其
母求之不見故且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爲上所責怒
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貶爲魚復
侯子響之亂方鎮皆啟子響爲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
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
爲知言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
室南陽樂藹煥爲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藹應對詳敏上悅用
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繕修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
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魏主宏

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于萬代其若宗廟何

魏主感其言爲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

兆域謂葬地從先祖之兆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

公除者以天下

爲公而除照也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髮鬢

事死如事生鬢髮

鬢髮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

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

謂未忍公除也

魏主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

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

后于永固陵

陵在方山不從金陵之兆

甲戌魏主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

當別敘在心己卯又謁陵庚辰魏主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

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

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官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

四祖三宗因而無改

四祖者高祖昭成帝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

穆帝高宗文成帝

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

禮喪大記曰君之喪子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註云二十兩爲一溢於粟米之法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穎達

曰案律歷志黃鍾之律其實一舊律歷志合籥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

古稱有二法說左傳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

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入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

之一此大略而言之陳言曰以紹興一升得漢五升晝夜不釋經帶

喪服麻在首腰皆曰經大帶經之言實也喪之言權也衰經明中實摧痛也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

之情奉行先朝舊典魏主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

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于典記舊式或所未悉典記謂經典傳記也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

所懷別問尙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魏主因謂明根等曰聖

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

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而虞既虞而卒哭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三年之喪服斬衰期而小祥既祥而練再期而大祥既祥而禫又三月而除

服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卽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

蓋以文明太后遺旨言之金冊也

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故于卜葬之初奏練除之

事魏主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遼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卽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

失深可痛恨高閻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閻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請悽悽敬謹貌魏主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命俯順羣心不敢闕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閻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聞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魏志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于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閻曰陛

下不除服於上臣等則除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
又親御袞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魏主曰先后撫念羣
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柰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適旨之文公
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袞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
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
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愴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
服之差庶幾稍近于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祿葬士安去棺
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不孝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
頻煩於秦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
涉改道之嫌魏主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
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

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

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年魏之喪則宗廟之祭將至廢闕也

主曰自先朝以來恆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

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

言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

綱理庶政也魏主曰旣葬卽吉蓋季俗多亂懼宜救世耳二漢之

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

治之要皆在于斯殆非義也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

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卽欲苦奪朕志使

不踰于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

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魏主曰

魯公帶經從戎

禮史記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反淮夷徐戎亦並與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經從戎也

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縋無嫌

鄭元曰越縋
縋也縋縋車

素孔穎達曰未葬之前屬縋于縋以備火災今
既祭天地社稷須越縋此縋而往祭故云越縋

而況衰麻乎豈可

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

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

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

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天諱之後三月必

迎神於西禳懣於北具行吉禮

此魏初所用夷禮也

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

魏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

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

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罷羣官亦哭而辭出初太后忌魏

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于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

王祚將立之大尉東陽王丕尙書右僕射穆泰尙書李冲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而已又有宦者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魏主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常時與論決詔吳興水淹過度開倉賑恤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爲疾不治事屬託也屬疾猶言託疾也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合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郃曲襲襲州襲州治也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

不與乃啟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爲交州刺

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爲湘東王 初

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顛上言考異曰齊紀作孔覲

今從齊書前史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愷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

甚賤甚貴其傷一也李愷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士工商三吳國之關與比歲時

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

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

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

工者意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

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

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于死豈爲政與漢興鑄輕錢民巧僞

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

漢初行半兩錢及萊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盜磨其漫面收其

鉛以更換作錢元狩鑄五銖文漫兩面皆周而爲郭令不得磨

取鉛鉛銅屑也○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

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

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

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甯重無輕

不衷者不得輕重之衷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

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

銖異錢時有耳異錢謂其文非五銖者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爲禍

既博鍾弊於今豈不悲哉鍾聚也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

沈鏤所失歲多譬猶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

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制
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
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合音閉合
少爲多也

銷以爲大利貧賤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

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

事廢是歲益州行寧劉峻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

以經略蒙山在今唯州嚴道縣南十
里此卽漢所通鑄錢其處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頃之

以功費多而止自太祖治黃籍至上簡巧者戍緣淮十年百姓

怨望豫章王嶷啟上曰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

善爲政者非不知藏丁隱口民多欺巧然政不可細碎故每爲優
容頃諸條例實長怨府且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

下悠悠萬品怨積兇迷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

窮治 長沙威王晃卒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使弓

馬爲太祖所愛曰此吾家任城也上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槩上令左右數人引之根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

馳馬拔之應手便去 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

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百氏百家氏族

也自魏晉以來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爲鎮東

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爲天子討

除蠕蠕魏主宏遣員外散騎常侍代人朱長生於提使於高車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長生等至高車阿伏至羅責之拜長生曰

我天子使安何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大怒奪所賜物投之叢石之中以兵脇之曰能爲我臣則活不降殺汝長生與提瞋目厲聲曰甯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慚怒絕其飲食積三歲乃得還

辛永明九年

魏拓拔宏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妥

始聽政于皇信東室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宜皇帝起麩餅鴨臠

起麩餅今北人能爲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啖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麩餅入教麵中令鬆鬆然也教俗書作臠臠肉羹也 孝

皇后符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柈炙魚

也本草曰茗苦茶郭璞曰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柈類篇云柈也又柈也南史虞仲作局米餅蓋卽今之饊子是也可以供茶

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吾求食可別爲

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

杜佑曰蕭齊之世有清溪宮後改爲華林苑殿下彬傳清溪在臺城東宮又在清溪之東建康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塹以洩元武湖水發源

於鍾山接于秦
淮謂之清溪 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芟屈建去之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

屈建

屈到子也國語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辭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夫之奠庶人有魚多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況子爲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

甯武子猶非之

左傳第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即勳成公夢康叔謂己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而況久矣非衛之非也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而況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深章王熒與帝同母帝爲嫡故通鑑以熒妃爲庶婦尸主也

初魏主丕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

泥和二城置戍兵焉

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唐洮州及臨潭縣所治卽洮陽城也泥和即水經注所謂

迷和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城本名洮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峻險今謂之洪

印

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散騎

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尙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

淹曰吉凶不同禮有成數元冠不弔童稚所知昔季孫如晉求遭

喪之禮以行

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川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未

而無之實難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

過求何害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

準勝平之物又其義擬也彼也對看爲璧片有孩童後漢

律歷志分天之中相與爲衡謂之望謂月望齊高皇帝之喪魏遣

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之言義取諸此

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期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卽吉彪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于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峻相顧而笑

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旣戎服不

可以弔

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几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

唯主人裁其弔服然

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帽給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昭明駟之子也

補註義舉松之子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

元嘉二十三年 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

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

產業 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主恣謁永固陵夏四月癸

亥朔設薦于太和廟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

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乙丑復謁永固陵魏自正月不

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魏主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

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

當責躬以待天譴 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爲之置

燕設樂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

言行喪禮與百王之盛典而正其失

也 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

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取邪城

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左傳晉趙武自宋還過鄭鄭伯享之于垂廬七穆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

幸君賦

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己亥魏主宏更定律

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魏主執筆書之冲忠勦明斷加以慎密爲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時徐州刺史任城王澄入朝魏主引見於皇信堂謂之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與權魏主時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朕方擬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尙書令齊使庾華來聘華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

孫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乙卯魏長

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丙辰魏初造五柵

五柵玉金 魏草木也 六月甲戌以尙書左僕射王奐爲雍州刺史 丁未

魏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 安成恭王喬卒 秋閏七月乙丑魏

主憂調永固陵 己卯魏主憲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

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

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帝

與初追尊平文帝爲太祖道武之功高于平文而廟號烈祖明元帝追尊道武帝爲烈祖於

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魏元曰廟之爲言也宗

廟者先祖之尊號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

禋于六宗之禮尙書禮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爲易六子華處以陰月令

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對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大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玉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敞孔晃以乾坤之六子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者也古尙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元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枝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尙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禮之言煙樹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祀之又有探策之祭魏主皆以爲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

此卽寇謙之道壇也

乙巳魏主引見羣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語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

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禘烝嘗周改禘爲祠祭義稱春祭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禘祫禘祫嘗禘烝其禮傳之文如此

禘音藥禘音特義同亦音直

鄭元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祫則合羣廟毀廟之主于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于此卿等可議其是非尙書游明根等對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

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丘常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體異故名殊依禮春祭植祐於嘗於烝則禘嘗禘烝不于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書監高閭等對曰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禘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據爾雅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總謂再殷祭

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于一時止于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魏主曰明根闕等據三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于行事取衷猶有未允闕等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閒然明根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于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伸追遠之情禘祫旣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于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

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
從鄭若以數則顯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

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世

法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注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

先皆成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度夏殷周禘郊祖宗之法鄭註云禘郊祖宗開祭祀以配食也此

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遷也番禘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遷

祫聞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遷禘又云皆升合于太祖所以致款賈逵郊畝馬融等皆以爲然禘不從者以

公羊傳爲正進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爲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

取其合集羣禘謂之禘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令欲減

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

鳴雞山廟唯遣有司行事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

贊皇重監南卷二百三十七齊紀三十六

廟於白登西宣武帝至泰常五年始改議道武水經注曰鳴鑼山在廣甯郡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婢代王夫人也遂磨斧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因名爲磨斧山每夜有野雞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爲鳴鑼山文成帝係母帝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大武帝係母寶氏葬於山別立寢廟○碑首郭馮宣王廟在長安宣敕雍州以時供祭馮宣王太后父廟也爲秦雍二州刺史又詔先有水火

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園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

命鄭眾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明堂

祭門戶井竈中鄭氏曰中饋中室也古四十神悉可罷之甲

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子東西

郊行禮然月有餘闕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于東而行

禮于西禮情即理不可施行背祕書監降謂等以爲朝日以朔夕

月以朏日月所合謂之合朔月生明謂之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

爲是尙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

此小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祥也

九月丁丑夜魏主宿于廟帥羣臣哭已也已畢魏主易服縞冠革帶

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隋志幘單卑貴賤皆用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

制之白縞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魏主易祭服縞冠素

紕紕冠飾也緣也白布深衣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

紕首邊又音皮白布深衣矩繩維衡短毋見膚長毋廣土續

衽衽邊要縫半下衽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袂之及肘帶

下毋厭膊上毋厭脅當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

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繼衡以

應平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穆音洛又音各殿下縫也麻繩履

侍臣去幘易帽弁執國鬲謂之帽傳子曰帽先未有使竹文若巾

白紗爲之或單或袂○帽音恰既祭出廟魏主立哭久之乃還都下大水吳興

立者于第北立廡收養給衣及藥 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 庚

寅魏主宏謁永固陵毀瘠猶甚穆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闕號慕如

始王者爲天地所子爲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

愛而子猶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爲災羣官震懼率土危惶

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鑿與時動戚秩百神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

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由誠慕未濃幽顯無

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禱于太和廟

表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

園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

袍以饗羣臣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纒卷

梁前有山展筋爲纒乘輿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

天冠其狀迥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纒卷

梁前有山展筋爲纒駁犀特尊乘輿所常服晉因漢制前加金博

山遠迹即鵝也鵝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筒宋因之又加黑介
續東昏侯改用玉管導樂武帝因之復加冕于其上謂之平天冕
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軀十二首施珠翠樂縣而不作丁卯服袞冕

黑介續玉管節唐因之其綴改以翠綾

新作太應成
故遷主新廟

乙亥魏大定

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官品戊寅考諸牧守 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魏舊

制羣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

壬辰魏遷社于內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爲太傅齊郡王簡爲

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魏主爲之制素委貌布深衣

委貌冠長

七寸高四寸制如覆孟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
逆殷之章甫者也本以卑稱爲之今制素者以製哀

舉哀於東郊

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諡曰康孫雲嗣立 己酉魏主始

迎春于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

獲雅樂器服工人

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克姑臧皆
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夏克長安獲

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

竝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樂工浸盡音制多亡

魏主宏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于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修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初晉張斐杜預其注律三十卷自晉泰始

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

更得爲奸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

集定二注表奏之

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刪定郎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

詔公卿八座參議

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曰臣聞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死之與其殺不幸甯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于表裏免

魂猶結于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
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然致此之由又非但律
吏之咎也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猶
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很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
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于遐外陛下雖欲
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
光漢臺元常文惠續映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
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嗤將
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
讀者策試高第卽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
從其請事竟不行雅珪風韻清疏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鳴蛙或問之曰欲為陳

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王晏嘗鳴鼓

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

有慚色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寶等物詔以當根純為都督

緣海諸軍事林邑王為下范請農戎
當根純張本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

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委

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周禮惟王建國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

鄭元注云經
謂為之里數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

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知尚書都
曹事也 賜

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于家仍

除悖義將軍封伎濁子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愛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魏李惠之誅也

事見一百三十四卷
宋順帝昇明二年

思皇后之昆弟皆死

魏孝文諡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

惠從弟鳳爲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坐不軌誅

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

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

出既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旣而引見謂

曰卿之先世再獲罪于時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

例降爵爲伯去其軍號

軍號將軍之號也

時人皆以爲魏志待馮氏太厚

待李氏太薄高閭嘗以爲言魏主不聽及世宗尊龍外家乃以安

祖弟興祖爲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諡曰莊

元祿大夫貞陽公柳世隆卒世隆字彥緒幼孤挺然自立不與

眾同雖門世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

史音吐溫潤伯父元景獨賞愛之異于諸子言于宋孝武帝得召

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爲上庸太守泰始初四

方反叛世隆于上庸起兵以應朝廷爲孔道存所敗眾散逃隱道

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固竝見繫

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歛而妻聞號叫方甚
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
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攸爲君子之交累遷江夏內史以
討沈攸之功徵爲侍中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
衣絮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累官尚書令性清廉
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
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
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
荅曰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世隆少立功名晚專
以談義自業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
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

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于此季矣屏人命典殺李黨取筆題籙箒以識其事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我不見也至是果卒

壬永明十年

魏拓拔宏太和十六年

春正月戊午朔魏主宏朝饗羣臣于太

華殿懸而不樂 己未魏主宏宗祀顯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依以爲常 散

騎常侍庾華等聘于魏魏主宏使侍郎成淹引華等于館南瞻望

行禮

魏明堂登靈臺之禮

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

之行

也 中書監高閎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

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許五德之論始自漢代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

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爲土德劉向以漢爲火德以爲水德者
正以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爲土德者則以
亡秦纒歷相卽爲次不推順逆之異也以爲火德懸證赤帝斬蛇
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以承周爲火德自
茲厥後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
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
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旣亡魏乃稱制元朔拔平文
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若纒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
有寄推而言之承秦之理事爲明驗且魏之得姓出于軒轅魏書
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
山因以爲號據史記以匈奴爲夏后氏苗裔蓋有此理臣愚以
爲宜爲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魏雖祖黃制朔

綿逆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為首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桓穆

落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室事並見晉紀神元力救也桓帝倚臣穆帝倚臣每助

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

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于郝廓河南郡河南縣

周之王駘而元氏受命于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其工卒繼

周為火德漢律歷志曰祭典曰其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闕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彊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

在周漢木火之謂用人況劉石苻氏地福世促魏承其弊豈可舍

管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水德祖

申臘辰考異曰禮志太甲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

甲子魏祖禋祭則當灌夷則禘祖以灌或正偏祖而灌夷禮也魏文欲革俗故罷之通盤改為龍祖課則無

徵甚矣今從魏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眾乙丑詔自非烈

曹北也改正

祖之出餘王皆降爲公公降爲侯而品如舊蠻王桓譚亦降爲公

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

長孫道生以功封上黨王

丹楊王劉

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

魏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

用孟月擇日而祭

自漢以來宗廟歲五祀四孟及禮是也魏初用中節喪禮也

以竟陵王子

良領尙書令右僕射西昌侯鸞爲左僕射

魏主宏毀太華殿爲

太極殿二月戊子徙居永樂宮以尙書李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

穆亮共營之以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竟

陵王子良曰烏熊凝如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厭一州旣

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吳郡陸慧曉爲長史行事臨行帝謂之曰

何以輔持廬陵慧曉對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

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

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勅政除爲尙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尙書郎卿輩乃復以爲度耶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物觸形無不朗然王思遠恆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劉璉嘗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人之羨慕如此 辛卯魏罷寒食餐舊傳冬至後百五日爲寒食初學記曰周舉移舊魏武明閉令陸翽翽中記云寒食斷火起丁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燔柎火禁於國中注云爲仲春斷出火今寒食準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朔然則禁火始周制也先以寒食齊祖宗今以其非禮罷之甲午魏主宏始朝日于東郊

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丁酉詔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南夏禹

于安邑周公于洛陽

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舜所都及言

谷水經注

皆令收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省丁未改謚宣

尼曰文聖尼父魏主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祀天子西郊魏主與

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遊壇謂之踰壇

踰與

同日復戎服登壇致

祀已又漢壇謂之邁天

蕭子顯曰戎服遊壇魏主一則公卿七匝

三匝公卿七匝

三月癸酉詔盡省之

辛巳魏以高麗王雲爲都督

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子入朝雲辭以疾遣

其從叔升干隨使者詣平城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也寬仁宏雅有

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禪讓之際帝頗欲速定大業嶷但依違

其事然無所言性至孝太祖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爲人汎愛
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者取置鞞中竟不視而焚之帝
嘗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直突部伍直兵執
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務存寬厚故得
朝野歡心疾篤遺令諸子曰人生在世本自難常吾年已老前路
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
多損吾暮志耳吾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
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勤學行守其業治閭
庭尙閑素如此足無憂慮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身
情也及卒上哀痛特室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
牛嶽推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贈假黃鉞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疑性廉儉至平未嘗以財賄措意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故卒之日第庫無見錢上敕月給疑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樂謁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兼倫儀刑萬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懸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歛音旭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于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寔不許又請遣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

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

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礪頭入朝于魏

考異曰魏書吐谷渾傳詔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

作賀礪頭今從帝紀

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于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

竣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爲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

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爲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

節離京師之日幸備有言以爲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

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甲戌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廣

平宋弁等來聘苛徒子良祕書丞王融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譽謂

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遠過之及遣魏主恁問弁江南何

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政冷苛碎

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

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

陸叡皆爲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爲三道以擊柔然

考異曰魏帝紀

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軍具蠕蠕
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領兵接蠕蠕傳
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惟有十六年八月頤叡出師事與紀合蓋十一年紀誤也

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

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古敦

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古敦屢敗那蓋屢

勝國人以那蓋爲得天助乃殺伏古敦而立那蓋號侯其伏代庫

者可汗

魏收曰魏言悅突也

改元太安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

表諱老魏主恣許之引見賜元元冠素衣

石渠論元冠朝服雜聖曰元冠委貌也今此則

元冠委貌異制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禮志第四十四 武帝永明十年

老五更于明堂己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

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周禮九拜九日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且乞

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子階下禮畢賜元明

根以步挽車及衣服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禱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元卿即上卿九月甲寅魏主宏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元

室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期哭于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

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武興氏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

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

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魏以集始為南秦州刺

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殷祭大祭也庚戌

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馮熙見一百三

十二卷宋順
帝昇明元年

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于

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

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

甚慚

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于上上曰

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

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刪除

是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

詔以諸農爲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南陽公鄭毅與李冲

昏姻冲引爲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

主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尙書奏諡曰宣詔曰益棺定諡

激揚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

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

賈充有勞

武帝永明十年

直士謂之荒公

舉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

義雖猶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尙

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
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以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張瓌爲太
常瓌以職務閑冷恆輒歸家帝謂之曰卿豈未富貴謂人不與既
富貴那復欲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
牽來帝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七終